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七回 侯一娘入京訪舊 王夫人念故周貧

詩曰：擬效桃園結孔懷，須知天意巧安排。

乘時事業轟天地，未遇身名困草萊。

貧裡光陰情不已，難中知遇果奇哉。

從今母子分南北，回首雲山天一涯。

話說進忠等發誓同盟，祭拜畢，燒化紙錢，將福物煮熟，聚會眾孩子飲了一日散去。果然情投意合，終日遊蕩。看看歲殘，人家都收拾過年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是早春天氣。但見：

三陽轉運，萬物生輝。三陽轉運，滿天明媚似開圖；萬物生輝，遍地芳菲如布錦。梅殘數點雪，麥漲一川雲。漸開冰凍山泉溜，盡放萌芽經路青。正是那：太昊乘震，勾芒御辰。花香風氣暖，雲淡日光新。道旁楊柳舒青眼，膏雨滋生萬象春。

交了新春。那石林莊雖是個村莊，到也風俗淳厚。人家賀節，皆尊長敬客。一娘在莊上也是這家請那家邀，到元宴還請不了。又住了個把月，只見風和日麗，草綠花香，人家士女皆車馬紛紛拜掃先塋。又早是清明節近，客媽媽也備酒餚，請幾個親眷並一娘同去上墳遊春。眾女眷也輪流作東，又頑了幾日。過了清明，一娘也思及醜驢死得可憐，無人燒化紙錢，浪蕩遊魂不知飄泊何所，也備了些羹飯，喚著辰生，就在溪邊樹下擺設了，望空遙祭，哭了一場，正是：

壘壘荒墳陌路邊，從來客死更淒然。

試觀嫠婦山頭望，野祭招魂鬼不前。

一娘哭了半日，眾婦女勸住。回來見這春光明媚，觸景生情，想起雲卿臨別之言，餘情不斷，又要入京去尋。先喚辰生來與他說知進忠道：「這樣好安穩日子不過，卻要去投人，倘或不在，那時怎處？」一娘道：「在此住著也非常法，久住令人厭，他雖不趕你，你自己住得也沒趣。不如走一遭，過些時再來，人情也新鮮些。」進忠見他必於要去，料難拗他，答應了。出來對劉、李二人說道：「明日要與賢弟們分別了，不知何時再會。」永貞道：「哥哥要去，我們也同你去。」劉道：「你不得去的，你公公如何肯放你去？只是望哥哥早些回來，我們到店裡去吃杯酒敘別。」

不說他三人去吃酒。且說一娘來對客媽媽說了要上京，客老道：「既是大嫂堅執要去，也不好再畝，只是務望還來走走。」媽媽便置酒與一娘送行。一娘吃過酒，謝了，回房收拾行李。陳氏晚間又備酒在房內餞行，舉杯向一娘道：「難得大娘下顧，一向怠慢。幸喜情投意合，本意常在此相聚，不料又要遠行，只是我有句話，久要向大娘談，又恐不允。」一娘道：「一向承大娘恩情，感激不盡，今一旦別去，原覺沒情，奈因舍親久別，急欲一見。有甚話，但請吩咐，無不從命。」陳氏道：「你我相處半年多，一旦分離，恐日後相逢，或孩子們他日相見，情意疏了，意欲與大娘拜為姊妹，將月兒聘定辰生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一娘道：「多承大娘美意，只是我仰攀不起，姊妹已不敢扳，況姐兒下配犬子，怎麼當得起？」陳氏道：「甚麼話？我們也不過莊戶人家。」遂令丫頭擺下香案，同拜天地，卻是一娘長些。二人又對拜過了，復拜了親。向客老夫奔也拜過，又叫過辰生並印月，各拜了姨娘、丈母。小夫奄又交拜過。陳氏吩咐印月道：「以後哥哥相見，不要生疏了，須以嫡親相待。」復坐下吃酒，正是：

莫把他人強作親，強來到底不為真。

誰知今日稱兄妹，翻作西簾待月人。

飲至更深方散。

五鼓起來，吃了飯。客老送了五□兩盤費並衣服行李，陳氏又送了二□兩並衣服首飾等物。一娘謝了，收起，叫進忠備馬。客老道：「一匹馬難騎兩個人，到路上也無人尋草料，不如畜在這裡，遲日再來取罷，且雇兩個騾子去。」一娘拜謝了眾女眷，到廳上，等騾夫到了，遂將行李等搭上。客老道：「腳錢一兩六錢，我已付清與他，送到前門上卸的。恐他們路上須索，不要理他。」一娘又謝了眾人，大哭一場。印月也知，扯住姨娘，大哭不放，丫頭們強抱了去。一娘同進忠上了牲口，悽悽惶惶而去。

此時天色纔出，走了有二三里路，進忠道：「兩個兄弟說來送我，怎麼還不見來？」騾夫道：「想是在大路上哩。」又走了裡許，只見有人在後面喊道：「哥哥緩行！」進忠勒住牲口，回頭看時，見劉、李二人也騎著馬來了，後面挑了兩擔走到，三人並轡而行。永貞道：「哥哥來行恁早，我們半夜裡宰了羊，煮熟了纔來。且到前面柳陰下去。」挑擔的先走，眾人來到樹下芳草坡前，鋪氈坐下。請一娘上坐，眾人圍坐，擺下肴饌。永貞斟酒奉一娘道：「孩兒們一向未曾孝敬得母親，今日遠行，聊備一杯水酒，略伸孝敬之意。請母親滿飲此杯，望前途保重。」一娘接酒稱謝。飲畢，劉也敬了一杯。二人又敬了進忠。眾人狼吞虎嚥，吃了一會。

日色將中，騾夫來催道：「晏了，走罷，要趨路哩。」一娘等起身。三人扶一娘上了牲口，劉道：「我們再送母親、哥哥一程。」進忠道：「兄弟們回去罷，送君千里終須別。只是兄弟們前程萬里，須各努力保重要緊。」永貞道：「哥哥到京有便，務望寄封書子來。若尋到親戚，望早早回來。小弟們有便，自也來京看你。」三人相對大哭，好難分手。有詩為證：

駐馬高林日欲晡，嗟君此別意如何。

東風吹酒壯行色，萬里雄心一劍孤。

進忠別了二人，隨了一娘上路。正是暮春天氣，一路上山明水秀，草色花香，飛塵撲面。說不盡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非止一日，到了京師。在前門上尋了客店，安下行李，打發牲口去了。母子二人進內城來觀看，果然是玉京天府，載進金城，比別府大不相同。只見：

虎踞龍盤氣勢高，鳳樓麟閣彩光搖。

御溝流水如環帶，福地依山插錦標。

白玉亭台翻鸞鷲，黃金宮殿起鯨鼇。

西山翠色生朝彩，北闕恩光接絳霄。

三市金繒齊湊集，五陵裘馬任逍遙。

隗台駿骨千金價，易水高歌一代豪。

都會九州島傳禹貢，朝宗萬國祝嵩高。

應劉文字金聲重，燕趙佳人玉色嬌。

召公遺愛歌熙皞，聖祖流風樂舞堯。

曉日旌旗明輦路，春風簫鼓遍溪橋。

重關擁護金湯固，海宴河清物富饒。

一娘到了前門，見棋盤街上衣冠齊楚，人物喧鬧，諸般貨物擺得□分鬧熱，比別處氣象大不相同。看了一會，走到西江水巷口，各店都挨擠不開。見故衣鋪內一個老者獨坐隴外，進忠上前拱手問道：「借問爺，子弟們下處在那裡？」老者道：「一直往西去，到大街往北轉，西邊有兩條小衙衙，喚做新簾子衙衙、舊簾子衙衙，都是子弟們寓所。」進忠謝了，同一娘往舊簾子衙衙口走進去，只見兩邊門內都坐著些小官，一個個打扮得粉妝玉琢，如女子一般，總在那裡或談笑、或歌唱，一街皆是。又到新簾子衙衙

來，也是如此。進忠揀個年長的問道：「這可是戲班子下處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是。這都是小唱弦索。若要大班，到椿樹衙衛去。」進忠道：「有多遠？從何處去？」那人道：「有五六里遠哩。往西去不遠就是大街，叫驢子去，那掌鞭兒的認得。」進忠拱拱手別了，出巷子來，引著娘走上大街。見牌樓下有一簇驢子，進忠道：「趕兩頭驢來。」那小廝牽過驢問過：「那裡去的？」進忠道：「椿樹衙衛。」

母子二人上了牲口，一刻就到了。掌鞭兒道：「是了，下來罷。」進忠道：「送我到班裡去。」驢夫道：「進衙衛就是了。」二人下來，還了錢。一娘站在巷口，進忠走進巷來，見沿門都有紅紙帖子貼著，上寫某班某班。進忠出來問一娘，是甚班名，一娘道：「是小蘇班。」進忠復問人。那人道：「你看門上帖子便知，你不識字麼？進忠卻不甚識字，復來對娘說了。一娘只得進巷來，沿門看去，並無。只到盡頭，有一家寫著是王衙蘇州小班，一娘道：「是了，或者是他借王府的名色也未可知。」自己站在對牆，叫進忠去問。進忠到門前，並不見個人；站了半會，也沒人出來，只得走進去，看見門都鎖著，沒人在家。進忠便往外走，撞見一人進來，喝道：「做甚麼？撞日朝哩！」進忠往外就跑，那人趕了出來。一娘迎上前，道了個萬福，道：「借問老爹，這班可是蘇州小班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」一娘道：「班裡可有個姓魏的？」那人想了一會，道：「有個哩。」一娘道：「他是我的親眷，相煩老爹進去喚他出來。」那人道：「不在家，到內相家做戲去了，明日來罷。」一娘謝別，走上大街，叫驢子回下處來。一路心中暗喜道：「也不枉受了許多苦楚，今日纔有好處。」回到寓所，心中有事，那睡得著？正是：

良夜迢迢玉漏遲，幾回歌枕聽寒雞。

舉頭見月浸窗紙，疑是天光起著衣。

一娘巴不得天明，正是：

點頭換出扶桑日，呵氣吹殘北斗星。

天色纔明，就起來梳洗，吃過飯，日已出了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自去尋他，恐怕班裡人看見不雅；要不去，又恐辰生不停當。」腳踏了一會，「還是叫辰生去罷。」遂叫辰生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到昨日那班裡去問聲，可有個魏雲卿，他是蘇州人，是我姨弟。你尋到他，說我特來投他，是必同他來。」說畢，進忠往外就跑，一娘叫轉來道：「你可記得麼？」進忠道：「記得。」又去了。一娘又喚回來到道：「你莫忘了，說遍我聽。」進忠道：「這幾話有甚難記？」一娘把了些錢與他叫驢、買東西吃，進忠接了，纔走出門，一娘又叫回來。進忠急得暴跳道：「又叫我做甚麼？你要去自去，我不會說！」把錢向地一掠，使性子坐著不動。一娘央了他半日，纔拾起錢來要走。一娘扯住他道：「我把件東西與你帶去。」向手上解下一個小小金牌子來，代他扣在指頭上，道：「這是我姨娘與我的，你帶去，見了他，把他看，他就知道我在這裡了。」進忠拿了，飛也似的去了。

一娘獨坐等信，好不心焦。心中忖度道：「此刻好到了。」過一刻，道：「此刻好說話了。」一條心總想著他，直等到傍午，也不見回來，想道：「大約是畜他吃酒飯哩！」又等了半日，漸漸天晚，也不見回來，又想道：「我昨日擔擱了許多工夫，回來也只午後，他是熟路，怎麼此刻還不見來？定是在路上貪頑了。」自己坐在店門前，等到日落，纔遠遠望見辰生獨自跑回。一娘迎到簷前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去這一日纔來？可曾尋到他？怎麼不同他來？」進忠喘了一會氣，纔說道：「鬼也沒得一個。」一娘道：「怎麼說？」進忠道：「我到他門前，見門關著，我不好敲，直等到小中，纔有人開門。我正要問他，他又出動了，又等了半日纔回來。又要問他，他又同人說著話進去了，我只得坐在門欄上。半日纔見昨日那人家來問我：『可曾見他？』我說：『沒有』。那人道：『等我叫他出來。』那人進去，叫出個髡頭小孩子來，纔好七八歲，問道：『那個尋我？』我說：『尋魏雲卿的。』那小人道：『沒有』。竟關上門進去了。那人後又出來問道：『可是他？』我說：『不是魏雲卿。』那人道：『這一帶班裡總沒有個魏雲卿，想是在別的班裡。』我說『不認得。』那人道：『我同你走走去。』將一條巷子都走遍了，也沒得。那人道：『五班蘇、浙腔都沒有，想是去了。前門上還有幾班，你再去尋尋看。』那人就去了，我也來了。」一娘聽見不是，正是：

眉頭搭上三橫鎖，心內頻流萬斛愁。

不覺眼中垂淚，心裡想道：「我受了千辛萬苦，死中得活，也只為這冤家，誰知今日又成畫餅！」連晚飯也不吃，就和衣睡了。一夜優苦自不必說。

次早起來，只得又叫進忠到孝順衙衛去訪問，並無消息。住在店內，逢著吳下人便問，也無一人知道。又想道：「他莫不是上了前程，在那個衙門裡？」又央人到各衙門裡訪，也無蹤跡。又住了些時，客店裡人雜，進忠便搭上了一班人，抓色子，鬥紙牌。一娘著了忙，把他手上金牌子解下來。後來便整幾夜不歸。一娘說說他，他便亂嚷亂跳。一日回來，反向娘要錢買酒吃，一娘回他沒錢，他竟將一娘的新花綢裙子拿著就走，又幾夜不歸。一娘氣得要死。正值京中米糧貴，又無進入，正是坐吃山空，不上半年，盤費都完了。思量要回客去，又怕人情世態，當日苦奮不住，今日窮了又來，恐人惡嫌。進忠也戀著那班人頑耍，反說道：「當日誰叫你來的？如今又帶著鬼臉子去求人。」母子們又吵鬧了一場。漸漸衣服當盡，看看交冬，天氣冷得早，衣食無措，一娘只得重整舊業，買了個提琴沿街賣唱。走了幾日，覓不到三五文錢，連房錢也不夠。一則腳小難行，二則京中灰大，一腳下去，連鞋幫都陷下去了，提起來時，鞋又弔了，一日走不上幾家，故無多錢。回到下處，坐著煩惱，店家道：「走唱最難覓錢，如今御河橋下新開了個酒館，□分齊整，你不如到那裡趕座兒，還多得些錢。」

次早，一娘走進城來，竟往御河橋來，迎著北風，好生寒冷。不一時望見一所酒樓，只見：

湘簾映日，小閣臨流。一條青旆招搖，幾處紗窗掩映。門迎禁院，

時聞仙樂冷冷；軒傍宮牆，每見香花馥馥。金水河，牙牆錦繡，時時知味停舟；長安街，公子王孫，日日聞香下馬。只少神仙畝玉佩，果然卿相解金貂。

一娘進店來，先對店主道了個萬福，道：「爺，我是個南邊人，略知清曲，敢造寶店，胡亂伏事實客，望爺抬舉。」店家見他生得標緻，先引得動人，便說道：「且請坐，還沒有客來哩。」一娘坐下。店家道：「大嫂寓在那裡？」一娘道：「前門陸家飯店。」店家道：「共有幾口？」一娘道：「只有一個小孩子。」店家道：「這也容易養活。」一娘道：「全仗爺抬舉作成。」店家道：「一路風吹壞了，小二拿壺暖酒與大嫂燙寒。」店家收拾了四個碟兒，小二拿上酒來，店家走來陪他。一娘奉過店家酒，拿起提琴來，唱了一套北曲，店家稱贊不已，連走堂的、燒火的都擠來聽，齊聲喝采。店家喜他招攬得人來，就管待了中飯。到晚，吃了晚飯，又吃了壺熱酒，纔回寓所，一日也有二三錢三五錢不等，甚是得濟。一日回來，進忠已四五日不歸，到黃昏時，吃得大醉而來。一娘也不理他，只到次日天明，纔說他道：「你終日跟那起人做一處，必做不出好事來。這禁城內比不得石林莊，若弄出事來，你就是死了。不如跟我到館內代他走走堂，每日好酒好食，還可尋錢貼用。」進忠道：「沒得舍臉。」說著跑出去了。一娘氣了一會，纔到酒館中來。唱了半日，到東邊一個小閣裡來，見有兩個人在那裡對飲，上手是個清秀小官，對坐的那個人，頭戴密絨京帽，身穿元色潞綢直身，生得肥偉長大，見了一娘，上一眼下一眼目不轉睛的看他。那小官扯一娘坐下吃了幾杯，一娘起身走到對席上唱，那人猶自看著他。又唱過一遍，錢都收了，重到閣子上，見那兩個人已去了。一娘走出來，見那二人還伏在檯上與店家說話。一娘站在旁邊伺候，只聽得店家道：「曉得！領命！」二人拱拱手去了，竟沒有把錢與一娘。店家點頭，喚一娘到面前說道：「纔二位是吏科裡的掌家，他晚間要畀你談談。」一娘道：「使不得，我下處沒人。」店家道：「如今科道衙門好不勢耀利害，我卻不敢違拗他，當不得他的計較。」把一娘硬畜住了。

到晚客都散了，店家將小閣兒收拾乾淨，鋪下床帳等候。到黃昏時二人纔來，到閣上坐下，請一娘上來，坐在那小官肩下，擺上看饌。店家道：「二位爺請些，總是新鮮的。」一娘奉過一巡酒，取提琴唱了一套北曲，又取過色子，請那小官行令。斟上酒，一娘又唱了套南曲，二人嘖嘖稱羨。那人道：「從來南曲沒有唱得這等妙的，正是『詞出佳人口』。記得小時在家裡的班崑腔戲子，那唱旦的小官唱得絕妙，至今有四五五年了，方見這位娘子可以相似。如今京師雖有數班，總似狗哼一般。」一娘道：「二

位爺貴處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山東。」一娘道：「我也曾走過山東的，爺是那一府？」那人道：「臨清。」一娘道：「我也曾在臨清住了二年的，那裡有位王尚書老爺，爺可知道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王太老爺去世了，你怎麼認得的？」一娘道：「我在山東走過好幾府，惟在臨清最久，每日在王府內頑耍，王大爺□分和氣，不知可曾中否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莫不是侯一娘麼？」一娘道：「正是。爺怎麼認得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說有幾分面熟哩！先見了你，想了半日也想不起來，原來比當日胖了。」一娘道：「老了。」那人道：「還不覺，丰姿如舊。如今大爺做到吏科給事，奶奶時常想念你，常差人四路訪尋你哩。你家老醜與辰生好麼？」一娘將前事大概說了一遍。那人道：「怪道尋你不見，原來遭了這些大變。」一娘道：「爺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我還認得你，你到不認得我了？我是貽安。」一娘道：「爺發了身子，故此不認得。這位爺尊姓？」貽安道：「你真老了，他是吳爺家的六郎。」一娘笑道：「一別□五六年，當初只好□多歲。」店家道：「正是他鄉遇故知了。各飲一杯。」六郎道：「我們就行個喜相逢的令罷！六個色子湊數算，少一點吃一杯。」令行完了，又猜拳賭酒，直至三更方散。貽安去了，六郎同一娘宿了。兩人都是久曠的，說不盡一夜歡娛。

次日還未起來時，王府裡早差了長班來接。一娘慌忙起來梳洗，吃了早飯，上馬同至王老爺賜第。門上回過，裡面傳梆，著家人出來喚一娘進去。管家婆引進後堂，王奶奶尚未梳洗。一娘叩下頭去，王奶奶一把扯起來道：「好人呀，一去就不來了，叫我何處不著人問到了你！一向在那裡的？辰生好麼？」一娘道：「多謝奶奶掛念。」遂將別後事細說一遍。王奶奶道：「原來受了這許多磨難的！我說怎的不見你來？」丫頭拿茶來與他吃，王奶奶纔來梳洗。一娘坐在旁邊，只聽得房內孩子哭，一娘道：「奶奶有幾位公子？」王奶奶道：「我生了兩個，都讀書去了。這是丫頭生的。」梳洗畢，拿上茶來，一娘吃了點心。王奶奶見他身上衣服單薄，取了兩件新綿衣與他換了。

少頃，王老爺回來。一娘出來迎接，見王老爺比前胖了許多。見了一娘道：「貴人難見面，一向在那裡的？」一娘叩了頭，王老爺換了便服道：「坐著。」一娘道：「老爺未坐，小的怎敢坐？」王老爺道：「你又講起禮來了。」一娘只得坐下。王老爺道：「你沒有到泰安州去，一向在那裡的？」王奶奶將他遇難之事說了。王老爺道：「你家老醜歿了，可曾另尋個對兒？」一娘道：「沒有。」王老爺道：「你家辰生哩？」一娘道：「在前門陸家飯店裡。」王老爺道：「吩咐長班把他行李發來，並喚他孩子來。」小廝答應去了。王老爺道：「老一來得恰好，我刻下正要出差。家眷回去，正要人作伴，你少不得也同到臨清去頑頑。王奶奶道：「甚麼差使？」王老爺道：「因關白平復了，差我去安撫朝鮮。先打發你們回去。」三人同吃了早飯，王老爺出去拜客，午後纔回。

長班取了行李同進忠來。小廝領他入內，一娘道：「來叩老爺、奶奶頭。」王奶奶道：「去時纔幾個月，如今這樣長大了。」取酒飯與他吃，三人坐下飲酒。王老爺道：「你幾時到京的？米貴很狠哩！」一娘道：「來有八個月了。當初雲卿原約來京一會，不意到此遍訪不遇，故此擔擱至今。王老爺道：「他到京第二年就上了前程，在京中住了七八年，去年春間纔選到廣東去了。卻好呆益之是他的上司，甚是看顧他。前日有書子來，說新喪了偶。你如今也是寡居，不如還與他做一對也好？」一娘道：「他如今有錢有勢，愁沒有嬌奄美妾，還要我麼？」王老爺道：「他到是個有情的，提起來就眼淚汪汪哩！」飲至更深方睡。

次日，王老爺伺候領敕、辭朝、送行、請酒，逐日不閒。進忠仍舊戀著那班人，不肯隨娘去。一娘求王老爺處治他，王老爺道：「京中光棍最多，且不怕打。今日處了，明日又是如此，只有管你兒子為是。」王奶奶對王老爺道：「老一隨我們回去，你把他兒子帶去吧。」王老爺道：「那小廝眼生得兇暴，不是個安靜的，帶去恐他生事。我看別衙門有用得著人的，薦他去做個長隨，有了管頭，那起光棍就不敢尋他了。」次日對一娘說了，叫長班來吩咐道：「這魏進忠的母親要隨家眷回臨清，他在此無依，你看那個衙門用得著人，可作成他去做個長隨。」長班回道：「只有中書程爺對小的說要個長隨的，請老爺發個帖去，沒有不收的。」王老爺進來對一娘說了。娘兒們商議停當，王老爺發了帖，長班領他到程中書寓所來。正是：未入黃扉稱上相，暫棲薇省作親隨。畢竟不和進忠去做長隨後來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